

上官雲飛 著



金扇玉箫



上官雲飛 著



金扇玉箫

下



责任编辑：刘英民

封面设计：一夫

ISBN7-80505-383-9

I·355 定价：7.50 元

120-5  
1221

金扇玉簫

上

上官雲飛 著

花山文艺出  
一九九〇年・二

金扇玉簫

下

上官雲飛 著

花山文  
一九九〇

## 内容简介

十年一度的六盘山“神州四异”之会，“北邙鬼叟”带来了名为武林第一人的“浊世狂生”司马藻的血肉模糊的人头，还有他须臾不离的武器——金扇玉箫为佐证。其他“三异”便不得不履约：风流妙道找不到“天外之天”不准挨近女子；西域酒神喝不到“酒中之酒”，十年禁饮；南荒睡尼如找不到“人上之人”，则十年不准她睡眠。

自此，江湖中奇事迭起，风诡波谲。许多隐迹多年的黑白两道的高人巨擘纷纷出世。一粒“豆香天蔻”，引起群豪垂涎；为一段错占姻缘，又使几位天人长眠不醒。旧怨未报，新怨又生；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这部武侠小说，情节曲折离奇，人物性格怪异。但始终告诉人们一个真理：美的总要战胜丑的，只有扬善抑恶，才是立身之本。

## 金扇玉箫

上官云飞 著

---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1 32 18.75 印张406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 印数：1—30000 定价：7.50元

ISBN 7 - 80505 - 383 - 9 I 355

（全两册）

# 目 录

---

引	子 东西南北	(1)
第一章	岳阳酒会	(11)
第二章	醉解千愁	(29)
第三章	天香豆蔻	(46)
第四章	人上之人	(69)
第五章	蛛丝马迹	(92)
第六章	天外之天	(120)
第七章	意外奇逢	(131)
第八章	风波迭起	(151)
第九章	微山湖上	(172)
第十章	狠毒二绝	(186)
第十一章	旧世前尘	(211)
第十二章	琵琶行舞	(228)
第十三章	万妙山庄	(254)
第十四章	勾心斗角	(270)
第十五章	金钩风云	(291)
第十六章	恩恩怨怨	(311)
第十七章	错占姻缘	(330)
第十八章	玄天仙子	(348)
第十九章	剑钩之约	(369)

第二十章	红袍羽士	(386)
第二十一章	碧目深谷	(406)
第二十二章	碧目魔娘	(427)
第二十三章	石破天惊	(448)
第二十四章	蛮荒盗药	(470)
第二十五章	飞灾奇祸	(495)
第二十六章	离奇莫测	(513)
第二十七章	龙争虎斗	(535)
第二十八章	阳阴差错	(557)
第二十九章	谁不断肠	(578)



## 引子 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这是什么？

这是四个字，用鲜血写在一片乱石黄沙间的四个擘窠大字！

这地点是甘肃省的六盘山中，时间约莫是暮春三月。

这令节，若在江南，正是“草长飞莺飞红酣绿战，侵帘芍药，堆径菁芜”的良辰佳节，但塞上春迟，积雪才消，青旗未展，寒山风木，独带凉凄！

血写的“东字”之上，堆了九具骷髅头骨；“西”字之上，放着一盘用石灰腌着的人耳，“南”字之上，插着一把精芒闪闪的长剑及一柄黝黑短钩；“北”字之上，却空无所有！

夜沉沉，但并不静！六盘山这山深之处，有的是虎啸、猿啼、风声、鹤唳！

“东”的东边是一片茂密森林，奇松古柏，结顶交柯。一阵歌声从那里传来，词不可辨，但铿锵磅礴，沉影苍凉，总属苏辛长调一类！

西面峭壁陡削，石剑拈青，壁顶传下击筑

三声，音调极其狂傲高古！

南面则面临一条千丈幽壑，壑中也有木鱼梵音的隐约气息！

只有北面的一条险径以上，空荡荡，静悄悄，所有的仅是茫茫月色！

刹那间，歌声、筑声、梵音声一齐收歇！

再一个刹那间，“东南西”三个血写的大字上边，同时飞落了三条人影！

站在“东”字上的是一个羽衣黑冠，长须飘拂的清癯道长；在“西”字上的，是位肩负朱红葫芦，豹头虎额，虬髯盈腮，醉态可掬，四十五六的高大壮汉；站在“南”字上的，则是位银发皤皤的缁衣老尼！

东面的清癯道长，目光一扫老尼醉汉，首先发话说道：“我们‘东瀛妙道，西域酒神，南荒睡尼，北邙鬼叟’四人，被江湖中尊称为‘神州四异’！因彼此武功仿佛，多次过手，上下难分！才约定这十年一会，各携珍奇难得之物，参加比赛，夺魁之人，即可在这十年之间，使其余神州三异，接受一项命令！前十年因被华山上清宫，浊世狂生一扰闹，盛会未成，好容易今日才在这六盘山中相聚，怎的不见‘北邙鬼叟’？”

站在“西”字上的西域酒神，醉眼一亮，手指着“东瀛妙道”，狂笑说道：

“老杂毛整日沉湎女色，居然变得如此糊涂！你说‘北邙鬼叟’未来，这血淋淋的‘东南西北’四个大字，是谁写的。”

东瀛妙道闻言，不由得脸上一红，抬头观看月色，默不

作声。那位南荒睡尼，眯着一双仿佛好梦初醒，睡意未足的细眼，有气无力地缓缓说道：

“此时未交子正，‘北邙鬼叟’可能还赶得上这十年一约的‘神州四异’盛会！”

南荒睡尼语音方落，月光之下，黑影电飘，半空中有人声冷于冰地阴阴一笑说道：

“北邙鬼叟怎会忘却十年之约。老夫依时而来了。诸位带来了什么珍奇罕见之物？”

语音冷得赛过寒冰，身法却快得如同闪电，东瀛妙道，南荒睡尼，西域酒神三人，只觉得眼前微暗之下，血写的“北”字上边，业已站着一位威震武林，飘忽无伦的“北邙鬼叟”！

这位北邙鬼叟，身穿一件极其宽大的黑色长袍，头发四散披垂，几乎把他那张满布刀痕疮疤的狞恶面容，遮住十之七八！

他左手提一只朱红漆盒，右手空空，微背月光，与南荒睡尼，相对而立！

东瀛妙道微笑说道：

“我们这种别开生面的赌约，其实极难！因为我们不同世俗眼光，对于赵璧隋珠，燕金越玉，都视同粪土一般，究竟要什么样东西才算上是珍奇难得之物，真是煞费踌躇！”

说到此处，用手一指脚边的九具骷髅头骨微觉得得意地笑道：

“所以我特地带来九具骷髅头骨，第一层的两具，是少林达摩院首座超尘，藏经阁首座法本；第二层的三具，是东海三剑中的第一剑‘屠鲸居士’，第二剑‘神算先生’，以

及东南诸省黑白两道，均为之侧目的‘追魂恶客’司徒秀……”

南荒睡尼低声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倦眼微开，看看东瀛妙道，摇头说道：

“道友所带来的这几具骷髅头骨，虽然别开生面，但未免过于嗜杀，上干天和！因为‘屠鲸居士’可杀，‘追魂恶客’当诛，‘神算先生’莫小圃，却是一位淡薄名利，与世无争的隐逸之士！尤其少林双僧，何辜遭劫？……”

东瀛妙道不待南荒睡尼说完，便即狂笑说道：

“老尼姑何必猛虎吃素？假作慈悲！武林中谁不知道神州四异，善恶无常，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那双睡眼，只要突然大睁，还不是立即有人流血五步？何况我这九具骷髅头，并非全是好人，最下面那四具，便是新近崛起绿林，勾漏山天魔寨‘无相勾魂天魔女’钟素文手下的四大瘟神恶煞！”

西域酒神听完东瀛妖道九具骷髅的来历，不禁拍掌大笑说道：

“老杂毛，想不到我们居然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你成了这九具骷髅的要命凶星，我却去找了西域一派喇嘛们的晦气！”

东瀛妙道眉头微蹙，看了看地上那盘人耳问道：

“西域武学，首推‘飞龙’，你这盘人耳，难道……”

西域酒神拔去肩头的葫芦塞，张嘴运气一吸，自葫芦中飞起一线香冽酒泉，直注嘴内，“骨骨”连声地几口下喉，然后塞好葫芦，大笑说道：

“这盘里共计十三只人耳，其中十二只，是‘飞龙寺’

六大护法罗汉的颊旁之物，那只耳垂最大的，则是威震康藏，号称西域一派无上宗师‘班嘉活佛’的一只左耳！”

南荒睡尼默然半晌，指着插在血写“南”字上边的那柄精芒闪烁的长剑，及黝黑短钩，缓缓说道：

“你们为了这些人头人耳，费了大力，但贫尼为了这一钩一剑，也用尽苦心！剑是春秋时欧冶子为楚王所铸，名曰‘龙渊’，吹毛折铁……”

南荒睡尼话犹未了，那位自来后就不大说话的北邙鬼叟，突然插口阴阴问道：

“钩恐怕比剑更为难得。爱睡觉的老尼姑，这是不是昔人杀子，以血衅金，而成无坚不摧，绝代神物的‘吴越金钩’？”

南荒睡尼心中惊服这位北邙鬼叟的见识目力，点头微笑。

东瀛妙道一阵轩眉狂笑说道：“我和醉鬼弄来当代中原西域，武林中第一流人物的人头人耳，老尼姑却又找到春秋神物‘龙渊宝剑’，与‘吴越金钩！’费心费力，旗鼓相当……”

说话至此，转面对北邙鬼叟笑道：“你这个狡佞无伦老魔头，所带来的是什么东西？上次盛会，被‘浊世狂生’搅得不曾聚成，这次总得有点高低，若再平平而散，未免太不够味，而下次的题目，也就更难出了！”

北邙鬼叟放下手中的朱红漆盒，但并未打开，锋利如刀的目光，自披面长发以内，一扫东瀛妙道，西域酒神、南荒睡尼等神州三异，阴森地问道：

“你们把少林双僧，东海三剑，追魂恶客，天魔四煞，以及西域飞龙寺班嘉活佛，护法罗汉等人，列为武林第一流

人物，难道就再没有第一流中第一流的人上高人？强中强手？”

西域酒神摇头晃脑答道：“怎么没有？我们神州四异，就是第一流中第一流的人上高人，强中强手！”

东瀛妙道插口说道：“还有一个似与我们互相颀颀的，便是‘无相勾魂天魔女’钟素文……。”

北邙鬼叟冷冷追问道：

“有没有武功智计，仿佛要比我们略高半筹之人？”

东瀛妙道、西域酒神、南荒睡尼，几乎异口同声一齐答道：“长年寄居华山上清宫的绝代怪客‘浊世狂生’！”

北邙鬼叟一阵慑人心魂，幽森得几乎不似出自人口的狞笑怪笑，伸手慢慢揭开所带来的朱红漆盒！

盒中所盛，是一颗血肉尚未腐尽，极为难看的骷髅人头！

北邙鬼叟指着人头，得意地阴笑连连说道：“这颗人头，就是三位一致公认，武功智计均比我们要略高半筹的绝代怪客，‘浊世狂生’司马藻！”

南荒睡尼听说北邙鬼叟居然把“浊世狂生”司马藻的人头弄到，两只向来不睁开的细眼，顿时精光暴射、笼注在朱红漆盒以上，但也不过轻轻一瞥，便即向北邙鬼叟微哂说道：

“你怎么证明这颗人头，属于‘浊世狂生’司马藻？或是……”

北邙鬼叟自鼻中“哼”了半声，幽森一笑，说道：“尼姑为何不向老道、老杂毛带来九具骷髅头骨，追究来历？却光对我如此仔细盘查！好在真金不怕火炼，人头血肉半腐，虽然看不出是否‘浊世狂生’，但这柄‘沉香折扇’与这支

‘碧玉洞箫’你们总该认得是司马藻片刻不离身旁之物吧？”

说完，便自宽大的黑色长袍以内，摸出一柄紫黑折扇，一支碧玉洞箫，托在掌中，让南荒睡尼等人过目。

其余神州三异，哪消细看，到眼便知道这一扇一箫，正是“浊世狂生”司马藻寸步不离之物，一齐在惊讶无已之下，出声微叹！

北邙鬼叟又是一阵得意已极的阴森怪笑，目光电扫三人，傲然问道：“这颗‘浊世狂生’司马藻的人头，能不能令我北邙鬼叟丰秋，在今日此会之中独秀‘神州四异’？”

东瀛妙道等人，虽然极度惊讶于北邙鬼叟丰秋，怎能把盖世武林怪杰“浊世狂生”司马藻的人头，弄到手中！但因事实俱在，自己这等身份，不容不认败服输，遂由西域酒神

发话道：“慢说你这老鬼，能把司马藻的项上人头取得，就算仅仅把他寸步不离随身佩带的‘沉香折扇’‘碧玉洞箫’，弄到六盘山来，今日之会，也应该推你抢元占首！如今我等一齐服输，这十载之中，每人均听你一项命令便了！”

武林人物，最讲究一诺千金，所以东瀛妙道，西域酒神，及南荒睡尼三人，明知道这位凶狡绝伦的北邙鬼叟，所令自己的，必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大难题，但却不能不静听发话！

北邙鬼叟丰秋，又是一阵鬼嚎似的阴森怪笑，手指东瀛妙道说道：“你这老杂毛，生平最爱糟蹋‘少女’，所以才有‘妙道’之称，如今我叫你去做桩难题，做得到时，立时恢复自由自在，但若做不到时，这十载之中，我不许你出手伤人，更不许你接近女色！”

东瀛妙道闻言不禁眉头深蹙，向北邙鬼叟丰秋愤然叫道：“丰秋老鬼，我们既然认输，在这十年以内，只得让你张狂！”

快说出来，你要给我一个什么为难题目？”

北邙鬼叟丰秋，散垂遮面长发，微一飘动，嘻着一张厚唇板齿的血盆大口说道：“道家讲究控鹤乘龙，翱翔碧落，我要你这老杂毛去找‘天外之天’！若找不到‘天外之天’，这十载之中，便不许你出手伤人，及接近女色！”

东瀛妙道把“天外之天”，低低吟了两遍，向三人微微一稽首，道袍大袖略展，人便闪进密林之中！

北邙鬼叟见东瀛妙道一走，冷酷无比的目光，转向西域酒神。西域酒神见状，自葫芦中，吸了几口美酒，叫道：“丰秋老鬼真狠！我知道你是仗倚今日之胜，想在我们的生活习惯方面，利用十年岁月，慢慢折磨我们，你大概也要给我出个难题，做不到时，十年以内，不准出手伤人，不准张口喝酒！”

北邙鬼叟丰秋点头笑一声说道：“醉鬼猜得有点道理，但我这个难题，就是要你喝酒，不过不是喝普通的酒，要去喝‘酒中之酒’！只要你能喝得到‘酒中之酒’，便立时恢复自由自在，否则你已猜对，十年禁杀，十年禁酒！”

西域酒神惨然一笑，自肩头解下那只硕大无朋的酒葫芦来，“呼”地一声，竟自掷入深渊，目光狠狠一盯北邙鬼叟丰秋说道：“我西域酒神陶大杯，自如今开始，便海角天涯去寻找‘酒中之酒’！但丰秋老鬼不必得意，十年以后，你是否还能带一颗‘浊世狂生’司马藻的人头，到六盘山内？”

北邙鬼叟丰秋，一阵骄狂得意大笑！笑声之中，西域酒神陶大杯的高大人影，业已翻上西面那陡削绝壁！

如今只剩下站在‘南北’二字上的南荒睡尼与北邙鬼叟，



默默相对!

南荒睡尼见北邙鬼叟命令东瀛妙道去找“天外之天”，西域酒神去喝“酒中之酒”，却猜不出他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难题？把两只睡意惺忪的倦眼微睁，缓缓问道：“丰秋老鬼，你总不至于促狭得十载之中，不准我睡觉吧？”

北邙鬼叟丰秋，冷然答道：“我不准东瀛妙道亲色，不准西域酒神喝酒，当然也不准你南荒睡尼睡觉！”

南荒睡尼脸上颜色一变，北邙鬼叟丰秋，又以一种尖酸刻薄的神色，继续说道：“你青灯半世，两鬓已皤，一个人睡觉，本来无甚滋味，所以我给你的难题，比较更为特别，是要你去嫁人！”

南荒睡尼名列“神州四异”，为武林一代宗师，哪里受得起北邙鬼叟这等刻薄？手中“龙渊宝剑”及“吴越金钩”微掣，便自当胸点到！

北邙鬼叟丰秋，吸胸微退，厉声叫道：“南荒睡尼，难道你食言背信？”

南荒睡尼适才出手，是被骤怒所激，如今想起自己赌约落败，再重的侮辱，也只有暂时忍受，留待十年以后，彼此清算！

遂愤然住手，怒睁双目，炯炯寒光，笼注北邙鬼叟，静听他还有什么花样？

北邙鬼叟丰秋，哼了一声，冷冷说道：“老尼姑放心，我不是要你去嫁普通人，是让你嫁‘人上之人’，你就陪人睡觉，否则这十年内，除了不准出手伤人，并只准你在蒲团打坐，不准你上禅榻安眠！”

南方睡尼气得双足连顿，足下青石，块块碎裂，僧袍大